



簸箩上的一滴血

□李宗益

昨晚我又梦见去世多年的母亲，还是端着那个针线簸箩为我们缝补衣服。记忆中，母亲一生总是守着针线簸箩——那是她的嫁妆，当年盛着谐音早生贵子的红枣和栗子与母亲一同走进了李家。

这个簸箩是用水柳条编的，圆圆的，半掩深的样子，涂着锃亮紫红色的漆。后来，漆脱落了，只有缝隙里还残留着当年的痕迹。几十年光阴过去了，它的周边已经破损翘起了边，但依然结实耐用。簸箩里盛着母亲所谓的宝贝：鞋底、鞋帮、鞋帮、针头线脑，顶针、锥子、剪刀、杂七杂八的物件。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从头到脚的帽子、衣服、袜子和鞋子、被褥都是母亲缝制。不管白天黑夜，几乎一有空闲，母亲守着那个小簸箩，日日、月月、年年，好像有永远干不完的活。

那时，我和两个弟弟正是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龄。我们没事，上墙爬树掏鸟窝，打狗撵鸡，走路也踢来踢去，一条刚穿上身的裤子或鞋子，没几天不是撕个口子，就是磨个窟窿。回到家怕挨骂，或把上衣脱掉或把裤腿卷得高高的，让窟窿藏在里边，生怕母亲看见。可每天晚上，她都要坐在微弱的油灯下，检查我和弟弟的衣服。我钻进被窝，掀开一条细细小缝，偷偷看母亲拿着衣物一件件地抖开检查。当发现我的上衣上少了两个扣子，她端过针线簸箩，在里面找了颜色一样的钉上；大弟裤子上有一个大窟窿，她扭过头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一声没吭，就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然后把补好的衣服分别放在我们的枕头边。多年来，从来没让我和弟弟穿得破破烂烂过。即使衣服再旧，没有一处露着肉，没有一件少个扣子，村里人夸赞我与弟弟穿得干净、可体、周正，现在想来，其实我们只是母亲利索、能干和勤快的一张名片。

有一年，我大概十岁，母亲又犯了胃疼的陈病，严重时疼得躺在床上打滚。在床上一个劲地直叹息，埋怨病得不是时候。因为还有不到十天就要过年了，全家的新衣服还没有着落，急得几次想坐起来都没有坐住。一天夜里，睡梦中我突然听到母亲“唉呀”一声，睁眼一看，眼前的一幕我瞬间惊呆了；母亲坐在床上，前额的一束头发被煤油灯烤得黄黄的卷了起来，脸上翻滚着巨大的汗珠，散落着衣物。借着微弱的灯光，只见她一手摁着肚子，另一只手的中指尖上的鲜血滴达、滴达地滴在了身边的针线簸箩上。母亲见我愕然，脸上勉强挤出了笑容，轻轻地说：“没事，没事，是我瞌睡不小心弄的，你快睡吧。”看到这些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我想，什么是母亲？这便是母亲！这便是无私忘我的母亲！深情似海的母亲！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往外涌。我一骨碌爬起来，捉住母亲的手指，放在自己嘴里用力嚼。醒来的弟弟抱着母亲的腿，大声哭着说：“娘，过年俺不要新衣服了……”

母亲老了，岁月固执地在她脸上留下了道道沟梁，那个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针线簸箩，依然残留着母亲手上的那滴血。生活虽然早已步入成衣时装时代，但她依然常常戴着花镜，端着针线簸箩，用她那粗老的手指，用穿针引线为子孙做被褥和棉衣。这么多年，针线簸箩融入了母亲的生命里，编织着她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那个印着一滴血的针线簸箩与母亲一起静静躺在地下，已经成为她生前和故后不可缺少的伴侣……



娘的手

□刘曰章

娘没有文化，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最大的资本就是有一双不停歇的粗糙的手。娘就是用这双手养育了我们，出工出夫，辛勤劳作并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说起来很惭愧，从上小学时起就见到娘的手是粗糙的，但多年来从来没有耐心地去仔细审视过，头脑中简单地认为农村妇女大概都是如此吧。直到辛劳了一辈子的娘病倒在床的时候，我坐在病床前抚摸着仍在昏迷中的娘的布满“沧桑”的手，泪如雨下。

娘是在二十二岁那年嫁给爹的，比爹大两岁，也是姥娘八个孩子中的老大。那时窘迫的生活迫使娘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以至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爹是被二爷爷过继来的，结婚时娘就知道爹有慢性气管炎的毛病，并且还有一对双目失明的奶奶。还没有等到我出生，爷爷就去世了，娘的担子更重了。既要抚养孩子，又要照顾奶奶，特别是爹犯病时还要跑前跑后，连姥娘有时候都独自叹息娘瞪着眼怎么会主动选择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

娘有一股不服输的性格，倔强地用粗糙的双手一直在这个“坑”中忙碌着。和男人一样地出工出夫，生产队耕作，扛粮食，平整土地等集体劳动。回到家还要做饭、喂猪、洗涮及做衣服被褥等家务活，一天到晚的不知疲倦。白天上学或玩累了，我们吃完晚饭后躺在床上便很快进入了梦乡，往往在半夜醒来时仍然看到娘在给我们磨损的裤子打补丁，要不就是在忙

又是一年春末夏初

□徐梦鸽

时间带给我们很多，也带走很多。又是一年春末夏初。

我站在窗前，透过浓密的树叶的缝隙，看着今年的推荐生从校门涌入，挤满整条小路。他们的脸上稚气未脱，带着青涩又开心的微笑，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过我们的窗前。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在记忆中清晰又模糊。树枝摇曳，树影斑驳，那个场景在记忆中渐渐清晰起来……

记得去年，我们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不知疲倦地做着一份又一份模拟题，晚上又开启挑灯夜战模式。熬过了信息考试，挨过了体育考试，终于离推荐生考试只剩一个月的时间。虽已进入了春天，但因为紧张的气氛教室里也变得寒凉起来。在班里，听得最多的就是不断翻动书页和小声背诵的声音；同学们谈论的话题也变成了历史政治要点，数理化解题思路；老师的办公室门槛也快被踏烂了……我们就在这样的忙碌中开始了考试。

记得考试那天四中的大门口上挂着“2015年章丘市高中自主招生考试四中考点”的横幅，我们带着忐忑的心情，在老师们殷切的目光中缓缓向考场走去。大雨在考政治历史时到来了，仿佛有点刻意，刻意让我们将这场考试记得更深，雷声夹杂着雨声在这样的日子里成了一场情景剧。考完试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没有人愿意打伞，任凭雨水的肆意拍打，享受着带着几分凝重的潇洒。脚步声伴着雨声，窸窸窣窣。雨后初晴，我们终于考完了。下午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平时都应该在赶作业，但那天下午却不知道要干点什么。

准备考试的那段日子，很漫长又很快。我伫立在树下，看着料峭的风中玉兰静默地开放，又在狂风中离散枝头，而后，又有几树晚开的玉兰献上淡淡的黄色的花朵；看着紫藤萝开了又谢，却未在花事繁盛时到树下静坐；看着紫梧桐在雨中静默成云烟，想着什么时候会引得凤凰来。春花就这样静静地，悄悄地，开过了我们的初三。

雨水陪伴着我们度过一次次考试，信息考试、体育考试，还有推荐生考试。所以，雨天总会让我想起我的同学，我的初三，我的推荐生考试。

记得面试那天，我们既激动又紧张，感觉像是在做梦，仅仅在几天前，我们还只是这里的考生，现在却成为了这个学校的学生，身份的变化和梦想的实现感觉如此快，又如此艰难。我站在操场上，看人群从校门口涌入，挤满整条小路。我们先前没有商量过，却都带着一样的表情，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教学楼和同学一切都是新鲜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互相以微笑回应，我们以后就是同学。如果那时你也在，你会看见一群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微笑着站在四中的操场上。

今年推荐生的家长脸上满是骄傲的笑容，连向你问路都是笑盈盈的，同学说：“推荐生的家长都好骄傲啊，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去年，我们的家长又何曾不是带着骄傲的笑容，去四中开家长会呢？也许，他们也会笑盈盈地问其他学生开会的地点，也会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的5号、去年的6号，立夏。今年的7号、去年的9号，考试。(9-7)-(6-5)=1，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提醒，看着校门口的横幅上已换成了“2016年章丘市高中自主招生考试四中考点”我们才知道，一年已经过去了。

看着今年的推荐生从校门涌入，挤满整条小路。树荫下的他们带着青涩又开心的微笑，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过我们的窗前。看着他们，又好像看到了我们。一种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想喊喊不出来，想咽又咽不下去，只能由着这揪心的疼痛拉扯着心一下一下缓慢地跳动。

我站在窗前，脸上带着微笑，透过浓密的树叶的缝隙，用满含热泪的目光窥视着树影后那一个青涩稚嫩的身影，那个场景在记忆中又渐渐地模糊起来……

活一时半会也捏不透的地瓜渣窝头。弱弱地煤油灯光下娘捏着缝衣针穿来穿去，衣服补完了偶尔还要补盛粮食用的布袋。贫穷的年代布料稀缺，一件衣服能穿很多年，延长衣着的寿命只有靠补丁来支撑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七口之家的衣服全靠娘洗，劳作之后的娘插空就端着盛满衣服的盆子去村头的湾子。因为那时候没有洗衣粉，更没有洗衣液，有块黑不溜秋胰子就算是不错的，大多家庭都是用草木灰水洗衣服。春夏秋冬还还好些，冬天是最难熬的，湾子结满厚厚的冰层需要先砸开个窟窿才能取到水，在冰冷的水里洗衣可想而知。娘的手每次都是冻得红红的，有时候变得白得没有一点血色，麻木得没有一点感觉。此时的娘嘶哈嘶哈地往攥在一起的双手上吹着从口中喷出来的热气，有时候把手揣在怀里，等温暖一段时间后坚持着把衣服全部洗完。

拿着毛巾轻轻地擦着娘的手，不忍惊醒“迷”睡的娘。给娘剪指甲，剪掉甲皱周围的毛刺，用温水捂捂娘的手背手心，盼着娘的手能够好转一些。如果不是因病卧床，真的希望娘就这样睡着，好好地睡一会儿不要再去劳作。

最可悲的是娘在医院及家里的床上躺卧了七个月后真的永远地睡着了，或许是娘不忍心天国里的爹一个人孤独，陪他去了。

每年一度的母亲节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可我总是感到孤独，因为总是忘不掉娘那双饱经沧桑的手。